

畫禪室隨筆目錄

卷之一

論用筆

跋自書

卷之二

畫訣

題自畫

卷之三

評詩

紀事

卷之四

雜言上

畫禪室隨筆目錄

評法書

評古帖

畫源

評舊畫

評文

紀遊

雜言下

楚中隨筆

禪說 二

畫禪室隨筆卷之一

華 亭 董其昌著

長洲 楊 補編次
吳趨 陳王賓校訂

論用筆

米海嶽書。無垂不縮。無往不收。此八字真言。無等之呪也。然須結字得勢。海嶽自謂集古字。蓋於結字最留意。比其晚年。始自出新意耳。學米畫者。惟吳琚絕肖。黃華、楊篆。一支半節。雖虎兒亦不似也。

作書所最忌者。位置等勻。且如一字中。須有收有放。有精神相挽處。王大令之書。從無左右並頭者。右軍如鳳鸞翔。似奇反正。米元章謂大年千文。觀其有偏側之勢。出二王外。此皆言布置不當平勻。當長短錯綜。疎密相間也。

作書之法。在能收縱。又能攢捉。每一字中。失此兩竅。便如晝夜獨行。全是覺道矣。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。作書須提得筆起。自爲起。自爲結。不可信筆。後代人作書。皆信筆耳。信筆二字。最當玩味。吾所云須懸腕。須正鋒者。皆爲破信筆之病也。東坡書筆

俱重落。米襄陽謂之畫字。此言有信筆處耳。

筆畫中須直。不得輕易偏軟。

捉筆時。須定宗旨。若泛泛塗抹。書道不成形像。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爲某書。不嫌說定法也。

作書最要泯沒稜痕。不使筆筆在絢素。成板刻樣。東坡詩論書法云。天真爛漫是吾師。此一句丹髓也。

書道只在巧妙二字。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。

顏平原屋漏痕折釵股。謂欲藏鋒。後人遂以墨猪當之。皆成偃筆。痴人前不得說夢。欲知屋漏痕折釵股。於圓熟求之。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。

藥山看經曰。圖取遮眼。若汝曹看牛皮也。須穿。今人看古帖。皆穿牛皮之喻也。古人神氣淋漓翰墨間。妙處在隨意所如。自成體勢。故爲作者。字如算子。便不是書。謂說定法也。

予學書三十年。悟得書法。而不能實証者。在自起自倒。自收自束處耳。過此關。即右軍

父子亦無奈何也。轉左側右，乃右軍字勢。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，世人不能解也。

書家好觀閣帖。此正是病。蓋王著輩絕不識晉唐人筆意，專得其形，故多正局。字須奇宕瀟灑。時出新致以奇爲正。不主故常。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者。惟米癡能會其趣耳。今當以王僧虔、王徽之、陶隱居、大令帖幾種爲宗。餘俱不必學。

古人作書，必不作正局。蓋以奇爲正。此趙吳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。蘭亭非不正。其縱宕用筆處，無迹可尋。若形模相似，轉去轉遠。柳公權云：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，參之。余學書三十年，見此意耳。

字之巧處在用筆，尤在用墨。然非多見古人真蹟，不足與語此竅也。

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，不使其自偃。乃是千古不傳語。蓋用筆之難，難在遒勁。而遒勁非是怒筆木強之謂。乃大力人通身是力，倒輒能起。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。須悟後始肯余言也。

用墨須使有潤，不可使其枯燥。尤忌濃肥。肥則大惡道矣。

作書須提得筆起，不可信筆。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。提得筆起，則一轉一束處皆石

主宰。轉束二字。書家妙訣也。今人只是筆作主。未嘗運筆。

書楷當以黃庭懷素爲宗。不可得則宗女史箴。行書以米元章顏魯公爲宗。草以十七帖爲宗。

評法書

余十七歲時學書。初學顏魯公多寶塔。稍去而之鍾王。得其皮耳。更二十年學宋人。乃得其解處。

文待詔學智永千文。壽態極妍則有之。得神得髓。概乎其未有聞也。當見吳興臨智永故當勝。

趙吳興跋蘭亭序云。與丙舍帖絕相似。丙舍乃鍾元常書。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。

東坡先生書。深得徐擘海骨力。此爲文湖州洋嶼詩帖。余少時學之。今猶能寫。或微有合處耳。

米元章嘗奉道君詔。作小楷千字。欲如黃庭體。米自跋云。少學顏行。至於小楷。了不留意。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爲宗。如山谷東坡是也。惟蔡君謨少變耳。吾嘗評米書以爲

宋朝第一。畢竟出東坡之上。山谷直以品勝。然非專門名家也。

東坡先牛書。世謂其學徐浩。以予觀之。乃出於王僧虔耳。但坡公用其結體。而中有僂筆。又雜以顏常山法。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。卽米顗書自率更得之。晚年一變。有冰寒於水之奇。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。

楊景度書。自顏尙書懷素得筆。而溢爲奇怪。無五代衰穢之氣。宋蘇黃米皆宗之。書譜曰。旣得正平。須追險絕。景度之謂也。

古人論書以章法爲一大事。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。余見米癡小楷。作西園雅集圖記。是紈扇。其直如弦。此必非有他道。乃平日留意章法耳。右軍蘭亭。叙章法爲古今第一。其字皆映帶而生。或小或大。隨手所如。皆入法則。所以爲神品也。

素師書本畫法。類僧巨然。巨然爲北苑流亞。素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。高閑而下。益趨俗怪。不復存山陰矩度矣。

蘭亭出唐名賢手摹。各參襍自家習氣。歐之肥。褚之瘦。於右軍本來面目。不無增損。政如仁智自生妄見耳。此定本從眞蹟摹取。心眼相印。可以稱量諸家襖貼。乃神物也。

晉唐人結字。須一一錄出。時常參取此最關要。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。雖率爾應酬。皆不苟且。常曰。卽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。吾每服膺斯言。而作書不能不揀擇。或閑懣游戲。都有著精神處。惟應酬作答。皆率易苟完。此最是病。今後遇筆研。便當起矜莊想。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。故能成名。因地不真。果招紆曲。未有精神不在傳遠。而倖能不朽者也。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。第少生耳。而子昂之熟。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。惟不能多書。以此讓吳興一籌。畫則具體而微。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。

吾學書在十七歲時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。伯長與余同試於郡。郡守江西袁洪溪。以余書拙置第三。自是始發憤臨池矣。初師顏平原多寶塔。又改學虞永興。以爲唐書不如晉魏。遂做黃庭經。及鍾元常宣示表。力命表。還示帖。丙舍帖。凡三年。自謂逼古。不復以文徵仲。祝希喆。置之眼角。乃於書家之神理。實未有入處。徒守格轍耳。比游嘉興。得壽觀項子京家藏真蹟。又見右軍官奴帖於金陵。方悟從前妄自標評。驕如香巖和尚。一經洞山問倒。願一生做粥飯僧。余亦願焚筆研矣。然自此漸有心得。今

將二十七年。猶作隨波逐浪書家。翰墨小道。其難如是。何況學道乎。

吾鄉陸宮詹。以書名家。雖率爾作應酬字。俱不苟且。曰。卽此便是學字。何得放過。陸公書類趙吳興。實從北海有入。客每稱公似趙者。曰。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。

吾鄉莫中江方伯。書學右軍。自謂得之聖教序。然與聖教序體小異。其沉着逼古處。當代名公。未能或之先也。予每詢其所由。公謙遜不肯應。及余已卯試留都。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。儼然莫公書。始知公深於二王。其子雲卿亦工書。

書家有自神其說。以右軍感胎。似傳筆法。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者。此皆妄人附托語。天上雖有神仙。能知義獻爲誰乎。

呂純陽書。爲神仙中表表者。今所見若東老詩。乃類張長史。又云題黃鶴樓似李北海。仙書尙以名家爲師如此。孫虔禮曰。妙擬神仙。余謂實過之。無不及也。昔人以翰墨爲不朽事。然亦有遇不遇。有最下最傳者。有勤一生而學之。異世不聞聲響者。有爲後人相傾。餘子悠悠。隨巨子譏許。以致聲價頓減者。有經名人表章。一時慕效。大揮墨池之書者。此亦有運命存焉。總之欲造極處。使精神不可磨沒。所謂神品。以吾神

所著故也。何獨書道。凡事皆爾。

趙吳興大近唐人。蘇長公天骨俊逸。是晉宋間規格也。學書者能辯此。方可執筆臨摹。否則紙成堆。筆成塚。終落狐禪耳。

米元章云。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。乃其收王畧帖。何珍重如是。又云見文皇真跡。使人氣懾。不能臨寫。眞英雄欺人哉。然自唐以後。未有能過元章書者。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。今人去古遠矣。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冊。在吏部司務蔣行誼家。頗得襄陽法。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。

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。誠子孫相傳。待書足名世者。方以請書。凡四傳而遇元章。元章自任臨右義之鬼。不復讓也。

萬曆皇帝天藻飛翔。雅好書法。每携獻之鴨頭丸帖。虞世南臨樂毅論。米芾文賦。以自隨。予聞之中書舍人趙士禎言如此。因攷右軍曾書文賦。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。今可見者。趙榮祿書耳。

以平原爭坐位帖求蘇米。方知其變。宋人無不寫爭坐位帖也。

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。不爲無法。而妙處不在法。至唐人始專以法爲蹊徑。而盡態極妍矣。

昔顏平原鹿脯帖。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。今爲辰玉所藏。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。安氏析居分而爲二。人多見其前段。師文後乃僅得之。相繼入內府。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。爲項德新所藏。

東坡作書。於卷後餘數尺。曰。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。其高自標許如此。

書家以險絕爲奇。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。趙吳興弗能解也。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。予得楊公游仙詩。日益習之。

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。蕭散古淡。無虞褚輩妍媚之習。五代時少師特近之。

臨帖如驟遇異人。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。而當觀其舉止笑語。精神流露處。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。

大慧禪師論叅禪云。譬如有人具萬萬贊。吾皆籍沒盡。更與索債。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。米元章云。如撐急水灘船。用盡氣力。不離故處。蓋書家妙在能合。神在能離。所欲

離者。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。直欲脫去右軍老子習氣。所以難耳。那叱拆骨還父。拆肉還母。若別無骨肉。說甚虛空。粉碎始露全身。晉唐以後。惟楊凝式解此竅耳。趙吳興未夢見在。余此語悟之。楞嚴八還義。明還日月。暗還虛空。不汝還者。非汝而誰。然余解此意。筆不與意隨也。甲寅二月。

書法雖貴藏鋒。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。須有用筆如太阿剗截之意。蓋以勁利取勢。以虛利取韻。顏魯公所謂如印印泥。如錐畫沙是也。細參玉潤帖。思過半矣。

宋高宗於書法最深。觀其以蘭亭賜太子。令寫五百本。更換一本。卽功力可知。思陵運筆。全自玉潤帖中來。學楔帖者參取。

柳誠懸書。極力變右軍法。蓋不欲與楔帖面目相似。所謂神奇化爲臭腐。故離之耳。凡人學書。以姿態取媚。鮮能解此。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。自學柳誠懸。方悟用筆古淡處。自今以往。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。

吾松書。自陸機陸雲。創於右軍之前。以後遂不復繼響。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。稍振之。都不甚傳。世爲吳中文祝二家所掩耳。文祝二家。一時之標。然欲突過二沈。

未能也。以空疎無實際故。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快。不欲爭也。以待知書者品之。

此則論雲
間書派

余性好書。而嬾矜莊。鮮寫至成篇者。雖無日不執筆。皆縱橫斷續。無倫次語耳。偶以冊置案頭。遂時爲作各體。且多錄古人雅致語。覺向來肆意。殊非用敬之道。然余不好書名。故書中稍有淡意。此亦自知之。若前人作書不苟且。亦不免爲名使耳。

吾書無所不臨。最得意在小楷書。而懶於拈筆。但以行草行世。亦都非作意書。第率爾酬應耳。若使當其合處。便不能追跡晉宋。斷不在唐人後乘也。

跋自書

臨官奴帖後

右軍官奴帖。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。己卯秋余試留都。見真蹟。蓋唐冷金牋摹者。爲閣筆不書者三年。此帖後歸婁江王元美。予於己丑詢之王澹生。則已贈新都許少保矣。此帖類襍叙。因背臨及之。

臨洛神賦後

大令洛神賦眞蹟。元時猶在趙子昂家。今雖宋榻。不復見矣。今日寫此四行。亦唐摹。冷金舊迹。余見之。櫺李項氏。遂師其意。試朝鮮鼠鬚筆。

書羅語題尾

樂志論與羅氏此篇。實山居之人所自寬語。余數書之。亦如歸去來詞。以志吾樂耳。

書樂志論題尾

余在梁溪。見徐季海書道德經。評者謂子瞻似之。非也。子瞻多偃筆。季海藏鋒。正欲透紙背。安得同論。此書頗似之。

書酒德頌題尾

伯倫善閉關。雖沉湎自有輜世之致。故得與嵇阮輩並稱。余飲不能三酌。而書此頌。又自笑也。

臨顏平原詰書後

唐世官詰。皆出善書名公之手。顏魯公爲禮部尙書。猶書朱巨川詰。如近世之埋誌。非藉手宗工。以爲孝慈不足。其重如此。國朝制詰。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。而書法一

本沈度姜立綱。何能傳後。予兩掌制詞。及先太史誥。欲自書之。忽有非時之命。持節長沙封吉藩。頒誥之時。王程於邁。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。因臨顏帖。爲之慨然。

臨顏書後

顏清臣書。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。後之學顏者。以觚稜斬截爲入門。所謂不叅活句者也。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。

臨天馬賦書後

襄陽書天馬賦。余所見已四本。一爲肇窠大字。後題云。爲平海大師書。後園水丘公觀。特爲雄傑。在嘉禾黃履常叅政家。一爲檢討王履泰藏。乃彷彿平原爭坐帖。一在吾鄉宋叅政家。一在新都吳氏。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。子久云。展視之時。有一大星貫斗而墜。其聲如雷。宋本余已摹取刻石。吳本多枯筆。別自一種米書。然皆真跡也。米賦材乃強弩之末。而子瞻稱其寶月賦。以爲知元章不盡。乃曾無一本傳世何也。因背臨及之。

臨懷素帖書尾

懷素自叙帖真蹟。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。朱錦衣家。朱得之內府。蓋嚴分宜物。沒入大內。後給侯伯爲月俸。朱太尉希孝旋收之。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。文待詔曾摹刻。停雲館行於世。余二十年前。在櫺李獲見真本。年來亦屢得懷素宅草書鑒賞之。唯此爲最。本朝學素書者。鮮得宗趣。徐武功、祝京兆、張南安、莫方伯、各有所入。豐考功亦得一班。然狂恠怒張。失其本矣。余謂張旭之有懷素。猶董元之有巨然。衣鉢相承。無復二恨。皆以平淡天真爲旨。人目之爲狂。乃不狂也。久不作草。今日臨文氏石本。因識之。

自書卷後

此余壬辰北上時。在廣陵舟中書也。丙申除夕。清臣復持至齋中。余重展之。因念古人書與年俱老。今去壬辰又七年矣。無能多勝於曩時。深以爲媿。

酣古齋帖跋

余見懷素一帖云。少室中有神人藏書。蔡中郎得之。古之成書者。欲後天地而出。其持重如此。今人朝學執筆。夕已勒石。余深鄙之。清臣以所藏余書一一摹勒。具見結習。

苦心。此猶率意筆。遂爲行世。予甚懼也。雖然。予學書三十年。不敢謂入古三昧。而書法至余。亦復一變。世有明眼人。必能知其解者。爲書各體。以副清臣之請。

書大江東詞題尾

余以丙申秋。奉使長沙。浮江歸。道出齊安。時余門下徐暘華爲黃岡令。請余大書東坡此辭。曰。且勒之赤壁。余乘利風解纜後。作小赤壁詩。爲吾松赤壁解嘲。已余兩被朝命。皆在黃武間。覽古懷賢。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。因書此詞識之。

題卷後

醉後磨墨一斗。以三文頭鷄毛筆書此篇。迅疾如追風逐電。畧無凝滯。皆是顏尚書米漫士。法得來。書家當有知者。

臨懷素真蹟跋後

藏真書。余所見有枯筆帖。食魚帖。天姥險。冬熱帖。皆真蹟。以澹古爲宗。徒求之豪蕩奇怪者。皆不具魯男子見者也。顏平原云。張長史雖天姿超逸。妙絕古今。而楷法精詳。特爲真正。吁。此素師之衣鉢。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。